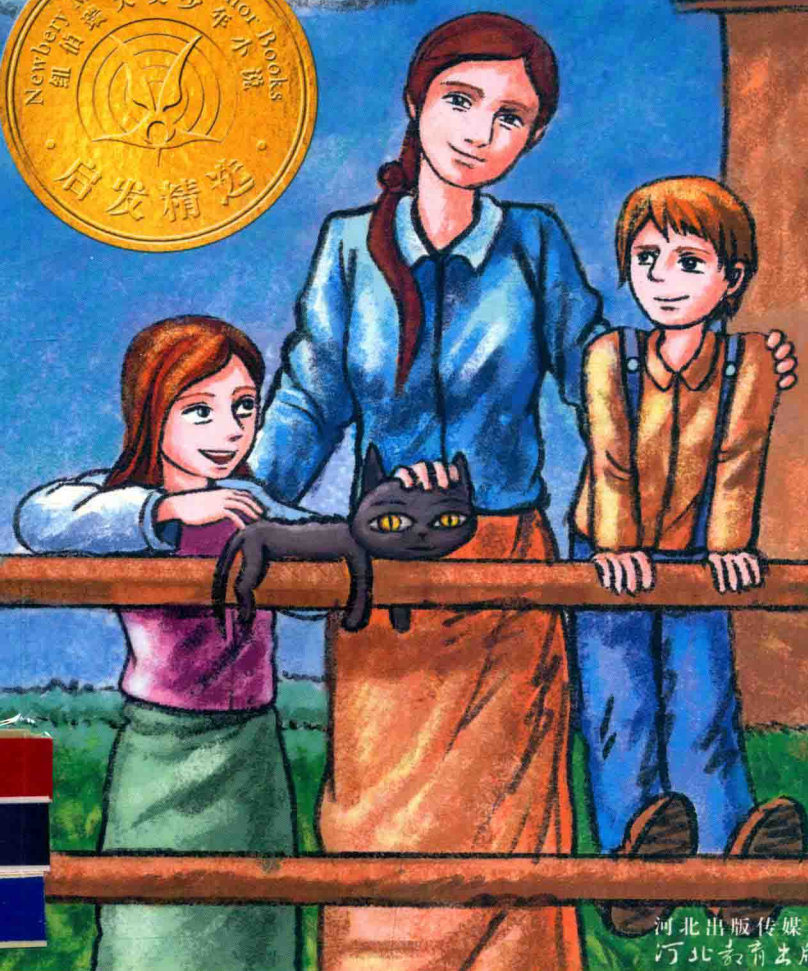


又丑又高的莎拉

Sarah, Plain And Tall

[美] 帕特里夏·麦克拉伦 著
林 良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启发精选纽伯瑞大奖少年小说

又丑又高的莎拉

[美] 帕特里夏·麦克拉克伦 著 林良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丑又高的莎拉/(美)麦拉克伦(MacLachlan,P.)著;林良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4(2015.8重印)
(启发精选纽伯瑞大奖少年小说)
书名原文:Sarah, Plain and Tall
ISBN 978-7-5434-7115-3

I.又… II.①麦…②林… III.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6285号

冀图登字:03-2013-131

Sarah, Plain and Tall

Text copyright © 1985 by Patricia MacLachl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tricia MacLachlan c/o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 renewed 2013 by Hebei Educ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简体字版 © 2010 由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书 名	又丑又高的莎拉
作 者	帕特里克·麦拉克伦
译 者	林 良
策 划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颜 达 马海霞
装帧设计	李 漫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050061)
发 行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70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8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7115-3
定 价	14.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10-60695281

发行电话:010-59307688

序

我向文学献辞

梅子涵

世界上有不少的文学家。他们写书给我们看。

他们写诗、写小说、写童话，让我们过上了文学的生活。

那真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多么能够想象和讲述！

他们编出吃惊的故事。他们说啊说啊总能说出吃惊的感情。

他们成功地写了一个人，无数的人就知道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成为世界的人。

他们智慧地表达了一种思想，这个思想就成了灯光，我举过头晃动，你也映照，大家都提在手里照来照去了。

他们写出一个个句子，连成一个个段落，语言、文字就这么变成了完美的一篇、完整一本。在文学里面，我们能读到语言、文字为自己兴奋的表情，它们为自己的妙不可言吃惊！

文学的阅读、文学的生活就这样让我们平常的日子里能有喜悦掠过，能有诗意荡开，能有些渴望，能有很多想不起来的爱……

我们开始讲究情调了，注意斯文，注意轻轻地呼吸。

看见了天空的颜色，看见了风筝。

看见黑夜平淡地接在白天的后面，可是活着是不能马马虎虎的。

看见人是活在人格里的，人格都是有一个方向的，文学里好人也是我们的友人，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的方向；文学里的坏人也是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憎恶他们的方向。

看见梦幻不是空洞的浪漫，梦幻是可以让生活成为童话的。

文学的阅读、文学的生活，让人不舍得离开。

它们成了一个人日常生活外的另一种生活，因而也成了日常生活里的一种生活。

我们就这样既是在文学的外面，也是在文学的里面；我们想念着文学的里面，也响应着文学的外面；我们说着文学里面的故事给文学外面的人听，文学里面的快乐和感动就成为文学外面的日子的部分。

这样活着，珍贵的生命多了丰富，感觉的位置也不是在低处了。

我们在高处站立。

我们看望得很远。

文学就是这么好的一种东西。

所以文学是必须搁在童年面前的；童年必须经常地在文学中。

这不是一件需要举行启动仪式的事。

它越是最简单地开始，越是能最真实地进行。它越是不隆重地被捧在手里了，它就越是在真的接近隆重。

这么说的時候，我就又想起那本法国小说里的少年，他十四岁，叫扬内茨，是波兰人。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了，他住在父亲为他挖的三米深四米宽的洞里，洞在森林里，他的父亲已经战死。不远处的公路上有德国人的巡逻车和子弹，可是他却从洞里走出来走到另外一个洞里去。那里聚集着二十几个游击队员，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有的是走了十几公里的危险道路而来，他们挤在这洞里，聆听一种

声音，这种声音就是音乐。他们聆听肖邦的钢琴曲，它正从一张唱片里放出来。然后聆听一个人朗读童话，童话的名字叫《山丘小故事》，是英国的吉卜林为孩子们写的。

在这个藏身躲命的洞里，音乐和童话是如此隆重！

年少的孩子、游击队员和年轻的大学生们如此隆重。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这样的聆听和阅读是日常的，所有的盼望都来自记忆。有了体面的习惯的人，甚至会在艰难的呻吟里把隆重安排好。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和那些游击队员们，后来解放了祖国。

我把这一些话搁在我们的这一套完美的儿童文学书籍的前面。

这是我对文学的献辞。

我对阅读的献辞。

我对童年的献辞。

我对纽伯瑞的献辞。

这位叫纽伯瑞的英国人，是人类最早的为儿童写书，设计书，出版书的人。他是一个让儿童的阅读快乐着荡漾起来的人。他的生命、他的实业和事业、他的人格名声、他身后的一切，也都在童书和童年的快乐里荡漾。这个杰出的人，在这个非常有重量的儿童文学奖里，一直灿烂了！这么多年来，当那些手里拿着选票的人，把它投给一本书的时候，心里都会珍重地掂量掂量，它会影响灿烂吗？

纽伯瑞奖，盛放进它的奖里的一本本给孩子们的书，于是也就灿烂了。很多年都灿烂。我们把这些灿烂都捧到手里吧。

故·事·导·读

译者的话：一本可爱的短篇少年小说

著名儿童文学家 林 良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帕特里夏·麦克拉伦女士 (Patricia Mac Lachlan) 所写的这本《又丑又高的莎拉》(Sarah, Plain and Tall), 是一本读来非常感人的少年小说。

小说的取材非常特殊:

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农人, 他的妻子在生下第二个孩子的第二天去世了, 留下一个四五岁的女儿和一个刚出生的儿子。这个没有主妇的家庭, 苦撑七八年之后, 男主人终于决定续娶, 为孩子们找一位新妈妈。

“中断”了母爱的两个孩子, 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和父亲同心。农人刊登征婚启事, 有一个缅因州的未婚女人写信来应征。这个女人, 个性独立, 本来和哥哥住在一起, 最近哥哥要结婚了, 所以她决定离开, 为自己做安排。这个过惯渔家生活的女人, 有心来适应草原的生活。她会写、会画、会唱歌, 却谦称自己是“又丑又高”。农人一家三口喜出望外, 邀她来草原“试住”一个月看看。小说里所描写的, 就是她抵达草原以后, 农人一家三口舍不得她走、力图“留住她的心”的情形。全书充满喜剧味。

农人中年丧妻, 幼小的儿女失去母爱, 实在是人生缺憾。女人的哥哥要结婚, 她不得不另寻出路, 也可以算是一场小小的悲剧。但是作者传递的是一种不同的看法: 缺憾和悲剧的背后, 有宽广的追求

幸福之路，只要你够坦诚，而且有勇气。代表这种性格的，就是女主角——莎拉。

这本书的教育意义，就是向小读者介绍草原上的农家生活，扩大他们的生活视野。作者的乐观、坦诚，是这个“认知活动”的背景音乐。

在这篇作品里，写得最生动的是女主角莎拉和农人的小儿子凯立。莎拉坚强而独立，凯立充满稚气。

作者把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交给文静细心的十二岁女儿——安娜。因此，作者下笔的时候，不但要顾及十二岁女孩的口味，而且还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这样的写作方式，实在是一种无穷的乐趣。

作者在少年小说创作上的一项成就，是她处理“场景描写”的手法。在成人小说里，小说作者对场景的描写格外重视，不怕把它发展成一篇可读的散文，使用的是“工笔”。但是小读者在阅读中往往不耐烦故事的中断，把它看成最沉闷的段落。作者在这篇作品里描写场景，往往只有一句、两句，很精简，但不模糊，像诗句，生动而易读。这种手法是杰出的，来自经验的。她不愧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

阅读这样的一篇作品，如果心中并没有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企图，那确实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作者追求以浅显的文字从事文学创作，

短短的句子都很简洁流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依赖着彼此之间的一种“语言默契”。但是要译成中文，就要转换成另一种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语言默契”，工作就会变得非常艰巨。

本书的书名，形容“莎拉”是“plain and tall”。其中“plain”，也含有“朴实”的意思。但是在英语里，说一个女人“plain”，意思是“一点儿也不漂亮”。译成“又丑又高”，下笔稍显重了些。好在这句话是“莎拉”用来形容自己的“自谦”之语，而不是他人形容她的话。

翻译有三难：“信”、“达”、“雅”。翻译有一畏，就是害怕跟原文对照，那等于是“外国媳妇见公婆”。每个人都有知识上的缺陷，而且翻译这篇作品的时间实在也有些仓促。如果我有误解、误译，或者不恰当的地方，希望朋友们随时指正，以便在再版中一一改进。这是我真诚的盼望。

故·事·导·读

一首动人的草原情歌

少年小说家 赵映雪

就像奥斯卡金像奖每年要颁奖给当年最好的影片，美国图书馆协会每年也有个盛宴，要颁出两个大奖，一个是给最佳图画书的凯迪克大奖，另一个就是给最佳少年小说的纽伯瑞奖。纽伯瑞这名称是为纪念被称为“儿童文学之父”的18世纪英国出版商约翰·纽伯瑞，他是第一个想到要专门为孩子出版图书的人。纽伯瑞奖每年1月公布，在前一年出版的少年小说中选出对儿童文学有最大贡献的作品。公布那天，委员会会想尽办法立即打电话通知获奖人，不管他当时人在哪里，于是有在洗澡时被湿答答揪出来听电话的，也有在牙医诊疗椅上听到这好消息乐得嘴巴合不起来的。最早的纽伯瑞奖是在1922年颁出，至今已有八十八年的历史。因为得奖不易，因此能够拿下纽伯瑞大奖的作者，也像奥斯卡最佳男女主角般的，马上受到出版社、图书馆、学校的尊重，稿约、演讲邀请从此便源源不断。所以，虽然写作不是为了得奖，但能得到纽伯瑞奖，绝对是每位得奖人写作生涯中的一大转折点。

由于是小说奖，纽伯瑞得奖书单中大部分是分量颇足的中长篇故事，但在1986年列出来的，竟是一本封面带着淡淡粉色、页数极少、读来不太像小说的《又丑又高的莎拉》。这样一本小书，究竟有何魅力、能够在百家争鸣之际，悠然地挺立出来呢？

是的，读者一定猜想得到，《又丑又高的莎拉》的得奖，靠的必然

不是曲折的情节。没错，这个故事十分简单，写的是两个生长在草原、自小失去妈妈的小孩，努力想为爸爸留住新太太、为自己留住新妈妈的心情。一句话说得完的情节，作者帕特里夏·麦克拉伦却能静静地、慢慢地，一点一滴地赋予它生命，将这样一个小故事，写成如散文般优美、如诗词般恬静的草原情歌。

麦克拉伦从小在美国草原长大，对于那片海浪似的大草原，有一份恋恋情怀，于是，搬离草原时她带走了一袋泥土，也就是这袋故乡的土，在写作上给她提供了永远用不完的深情。1995年时她出版了一本图画书，叫做*What You Know First*（《最初的记忆》，暂译），便是以如歌如吟般温柔的诗句，将她对于必须远离草原的不舍，毫无保留地写了出来。

明白了麦克拉伦对草原的眷恋，再来看《又丑又高的莎拉》以及续集*Skylark*（《云雀》，暂译）这两本小说，就不难懂得为何这样一本几十页的袖珍小书，会给心灵深处带来那种满溢的感动。《又丑又高的莎拉》中，有一个敏感、内敛的女孩安娜，她十二岁，正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如果她真正懂事了，也许她就能跟爸爸一样，不必担心莎拉会不辞而别；如果她能像弟弟凯立那样不懂事，也许她能直接跑到莎拉面前，请她留下来当他们的妈妈。可是，她就是十二岁，

就是那样半懂不懂之间，于是她懂得莎拉对海的深情，天天提着心怕她就要回到海的故乡；她不懂的却是，莎拉后来才告诉她的“虽然怀念老家，可是我更舍不得你们”。

就是这样一半天真、一半成熟的笔调，读者只好随着这女孩的心，跟着她和弟弟想念永远唤不回的妈妈，跟着她和弟弟猜想莎拉进城去，究竟是去买回程车票，还是去做什么。这首草原情歌，是不太善于言语表达的爸爸唱的，唱给莎拉认识这一片深藏生机的草原；这首草原情歌，是深怕再失去一个妈妈的凯立唱的，唱给莎拉让她知晓他有多想要她当妈妈；当然这首草原情歌，还是曾看着妈妈一去不回的安娜唱的，书里的每一个句子，都可以看到她多年来对母爱的渴望与思念。

《又丑又高的莎拉》之后的《云雀》，莎拉已经留下来了，也努力在爱这片大草原。可是草原的大干旱，遇风便起大火，却逼得她开始怨恨起这片大草原了。为了活下去，莎拉带着安娜和凯立回到她海的故乡，独留爸爸一人在大草原与大自然搏斗。在海怀抱中，他们三人虽然生活不再辛苦，却没人想要劝爸爸也来。他们都在等着草原下雨的那一天，只要有雨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莎拉当初跟安娜说的，“虽然怀念家乡，可是我更舍不得你们”这句话。现在只要将“你们”改成“草原”，便是作者最想给读者读的心思了。

除了这几本抒情感性的图画书及小说外，麦克拉克伦还有不少较理性的创作，像*The Facts and Fictions of Minna Part*（《敏娜·普烈的真实与想象》，暂译），描写一个会拉大提琴的女孩，心中对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迷惑，以及*Arthur, For the Very First Time*（《亚瑟，最初的一次》，暂译），讲的是一个男孩第一次真正懂得换个角度来看世界的过程，这两本书的语气与《又丑又高的莎拉》截然不同，乍读时几乎让读者不相信这是出自同一位作者笔下，不过麦克拉克伦的小主角和安娜一样，都喜欢写日记，让读者能从她们的日记中，看出主角心中真正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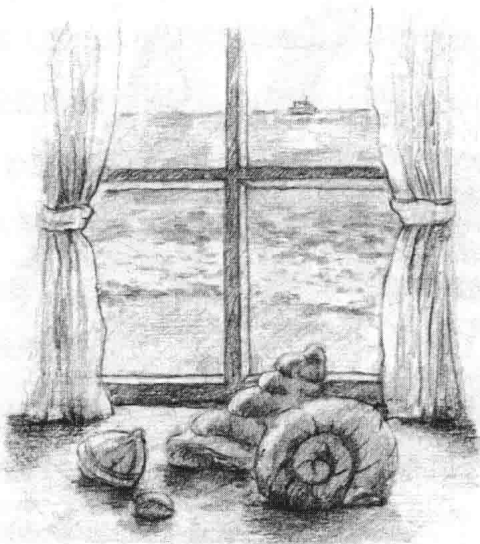


又丑又高的莎拉

(中文版)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4
第四章	020
第五章	027
第六章	031
第七章	037
第八章	043
第九章	050

大小书迷知识俱乐部 059



Sarah, Plain and Tall CONTENTS

1.....	069
2.....	079
3.....	086
4.....	094
5.....	102
6.....	108
7.....	115
8.....	123
9.....	132
life after.....	143



第一章

“妈妈天天唱歌吗？”弟弟凯立问我，“每一天都唱吗？”他坐在靠近壁炉的地方，一只手托着下巴。已经是黄昏时候了，两只狗都挨着他，卧在温暖的壁炉边。

“她每一天都唱。”这是我这个星期第二次回答他这句话，也是这个月的第二十次。这一年里，也该回答过上百次了吧？再加上过去的几年，那次数就更多了吧？

“爸爸也唱吗？”他又问。

“当然，爸爸也唱。凯立，离壁炉远点儿，当心烧着你。”

他把椅子往外推，在地面上弄出刺耳的磨擦声，惊动了两只狗。小黑狗洛蒂，摇摇尾巴，抬起了头。另外一只



狗尼克，继续睡着。

我在厨房桌上的那块石板上，搓揉做面包的面粉团。

凯立轻轻地说：“对了，爸爸现在都不唱歌了。”壁炉里有一块木头烧裂了，发出哗剥声。他抬头看我，又说：“我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说：“你光着身子。”

“这个我知道。”他说。

我把面粉团弄成一个白球，高高地举起说：“你出生的时候就像这样。”

凯立认真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有头发了。”

“没有几根，不能算数。”我说。

他想起他熟悉的老故事，就接着说：“那时候妈妈给我取名叫凯立。”

我说：“要是我，就会给你取名叫小麻烦。”凯立听了，咧嘴笑了起来。

“那时候，妈妈用黄毯子包着我，把我抱给你看，对你说……”凯立等着我往下说，“妈妈对你说……”